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 全 译 本 ◆

# 红 字

[美国] 纳撒尼尔·霍桑 / 著 王元媛 / 译



*The Scarlet Letter*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The Scarlet Letter*

# 红 字



[美国]纳撒尼尔·霍桑 著

王元媛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字/(美国)纳撒尼尔·霍桑著;王元媛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5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黄禄善主编)

ISBN 7-5354-3282-4

I.红…

II.①纳…②王…

III.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0443 号

策 划: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27-87296661 027-87296665)

责任编辑:张远林 李 易

责任校对:黄黎丽

装帧设计:陈必琴

责任印制:左 怡 秦新华

封面绘画:杜 娟

插图绘画:刘展国 等

排版制作:沈 霞

---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委托发行电话:027-87677282 传真:027-87677299)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恒美印务(番禺南沙)有限公司

---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6.625 插图:7

版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3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

定价:14.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68754624)

常年法律顾问: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 名家导读

“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一个祖先的鬼魂悄悄问另外一位祖先的鬼魂。“一个写小说的。”“这算个什么职业，在他那个时代干这一行能算是赞美上帝服务人类吗？败家子，还不如当个提琴手。”（《红字》）

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是一个背负着因袭传统而生活、创作的人。这个传统一方面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一方面是200年前的祖先那纠缠不息的幽灵。霍桑被拖进故土和祖先的阴影和幽灵之中似乎不能自拔。霍桑的小说总是以历史，更确切地说，以17世纪英格兰清教文化为背景，表现的主题也总是与罪恶相关。

霍桑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个没落的世家，霍桑的曾高祖是萨拉姆镇上的望族，祖辈中其中一人将殖民地许多被控为女巫的妇女判处死刑；其中一人是殖民地的大法官，在女巫审判案中动用火刑、打烙印、绞刑等手段。霍桑沉湎于对父辈祖先的幻想中，

在想像的文学世界中勾勒出缺场的父辈权威的幻影，将其父辈祖先的恐怖写进了作品，同时也将他的幻想融入其中。父辈对霍桑的影响在《红字》“海关”一章中可略见一斑。在霍桑对其父辈祖先不光彩的历史的描述中夹杂着自豪和羡慕：“朦胧缥缈”、“威武雄壮”、“庄严”、“长着胡子”、“披着黑貂皮、戴着尖顶帽的祖先”，“携带着《圣经》和宝剑，威风凛凛地踏着未经磨损的街道，经历了战争与和平，始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巨大成就绝非是我所能企及的”。不过，到了祖父这一代，霍桑家的威望已经远远不能与当时的望族相比了。到了霍桑的父亲，他就只能当一名船长了。但他也在霍桑4岁时死去，家庭经济陷入困境，父亲未给孀妇和幼儿留下什么，而他母亲与许多女人一样，除了依附于他人便无法生存，于是霍桑的母亲带着孩子迁居娘家。霍桑在缺乏父亲的关照下成长，直接体验了妇女低下、无权、无能的处境带来的生活困苦。17岁时，霍桑在亲戚的资助下进了博多因学院，与朗费罗和后来成为总统的皮尔斯同学。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萨拉姆镇开始文学创作。1836年和1846年两度在海关任职。皮尔斯当选为总统后，霍桑于1853年被任命为驻英国利物浦领事。霍桑的大部分作品取材于新英格兰的历史或现实生活，探索人性的罪恶，揭露道德的伪善和褊狭，抨击宗教狂热，具有浓郁的历史气息、宗教色彩和神秘主义倾向。《教长的黑面纱》、《石面人像》、《七个尖角阁的房子》、《浮谷传奇》、《玉石雕像》、《红字》等作品都是富有代表性意义的小说。对于霍桑来说，因袭的原罪、宿命论、地狱，一旦进入人的生命，便没有办法躲避了。尽管他“一生没有什么悲剧，然而他却看到周围是命运的重重魅影”。或许，霍桑的忧郁气质正来自于此，他所关注的问题也总是比同时期的作家阴暗得多，凄凉得多，诸如隐秘的罪恶、人性的孤独、被物质技术败坏后的精神以及殃及子孙的祖先的罪孽等等。他的作品笼罩在一种忧郁彷徨的基调里。这种情形不得不使人将他与哥特式的传统联系起来，更加体现出他的神秘和诡谲。他认为历史短暂的美国缺乏天才作家所必需的

一切，那里“没有阴影，没有古旧，没有神秘……只有光天化日之下普遍的繁荣”，然而，他的气质和想像总是沉湎于那些幽暗的方面，他创造出了一种浓郁的神秘。“陷入情网的英雄，月下的幽魂，乱哄哄的孤寂，被两个鬼魂纠缠的人，镜中的影像，公开的秘密等等”。他不厌其烦地表明人是有罪的，这种罪恶不仅来自原罪，也来自父辈祖先，问题是人们都试图掩盖这种罪恶。

《红字》是霍桑的代表作，创作于1850年，由于与当局政见不合而失去了海关职务之后，霍桑投入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在《红字》“序”“海关”一章中，作者对海关的描述，渗透着他对这个权威机构的厌恶之情。作者采用浪漫主义作家常用的策略——古老大厦中被埋没文件的发现，引出“红字”的故事。在海关大厦二楼布满蛛网、被尘土覆盖的废物中，那些公文连同人世悲哀的记录都仿佛成了地球的累赘，沉埋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只有作者“我”在阴雨连绵无所事事的某日翻阅着这些发霉的历史沉积，发现了“红字”。小说也从现实的萨拉姆镇转向17世纪的新英格兰波士顿。故事的主人公海丝黛·白兰因犯了通奸罪而被判在胸前戴上耻辱的标记——红色的“A”字，并被示众、关押，还遭到剥夺母爱的威胁。白兰被彻底孤立，被交给众人，成为公众谴责的对象。但是白兰很快就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她精心地缝织并装饰那个象征着自己罪恶的“红字”，直面自己所遭受的惩罚，并且精心教养她与情人所生的女儿，以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她所受的惩罚，生活幸福，内心宁静。她善待穷人，帮助病人，抚慰遭难的人。海丝黛·白兰的善良品质使人们饶恕了她的罪，他们不再把“红字”看做是一种罪恶的标志，而是把它看做犯罪以后善行的标记了。在人们的心目中，“红字”含有了尼姑胸前十字架的意义，给佩带它的人一种神圣性，使她安度一切危难。这个女人从性的诱惑者变成了一个性的禁忌者，逐渐变成了一个“天使”式的女人。她最终成了胜利者。专制文化和清教法律的牺牲品不是白兰，而是男性，是与白兰密切相关的人物——丁梅斯德牧师。作为清教政府、权力、道德、文化的代表，丁梅斯德是一个被害

者而不是一个害人者。他的痛苦变成了一种美德，这种痛苦来自于遵循道德的本性对自我的惩罚，他的痛苦比白兰深刻得多。丁梅斯德在强大的负罪感的压力下，过着毫无生气的生活，他采取了与白兰完全相反的忏悔罪恶的方式，掩盖自己所犯的罪，因为隐瞒自己的罪恶而痛苦，他过着苦行僧的生活，被罪恶意识所笼罩，生命的气息在一天天走向枯竭。作者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丁梅斯德牧师的矛盾与痛苦。与此并行的是，作者以极度憎恶的笔调描写了围绕在这一对“罪人”周围的大众，以及为了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探询他人灵魂秘密、折磨他人的齐灵窝斯——白兰的丈夫。作者把他塑造成一个衰老而又丑陋无比、冷酷无情的人，富有知识但性格偏执，在复仇欲望的驱使下丧失了人性。在他身上作者集中体现了知识与人性扭曲的关系。在这部小说中，霍桑再次重复了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被强大的、阴险的男人所控制的女人这一叙述情境。受惩罚的“犯罪者”的善良、美好与那些充当着惩罚者的大众或个人的伪善、邪恶、宗教狂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塑造了缺乏独立思想的、盲目大众的群体形象，抨击了17世纪清教主义的文化专制，以及宗教的褊狭和狂热。小说最后，丁梅斯德牧师终于战胜自己精神和肉体上的软弱，公开坦白了自己的罪恶，气息断绝。许多人相信自己在牧师的胸前看到了红字的标记。不久，那个被认为有着奇异法术的巫师齐灵窝斯也离开了人世，他将很大的一笔遗产赠给了海丝黛·白兰和她的女儿。珀尔，被称为恶魔的后裔的妖儿，成了新大陆最富的继承人。许多年以后，海丝黛·白兰也回到了她的必然归宿。小说从监狱开始，以死亡和坟墓结束。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霍桑也成为女性主义批评家关注的经典作家。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及霍桑生活中的妇女，特别是他的母亲及妻子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女性批评家最关注的问题。美国学者的尼娜·贝姆在《纳撒尼尔·霍桑和他的母亲》中指出，《红字》的创作时间是在霍桑的母亲死后不久，这部作品深受母亲死亡的影响，霍桑将他母亲的

真实生活转化为虚构的海丝黛·白兰的生活经验,白兰像霍桑的母亲一样,被社会抛弃,独自抚养自己的孩子。霍桑将这部作品作为对母亲的挽歌以纪念母亲。因此,海丝黛·白兰这一形象应该放在霍桑的母亲对他本人生活影响的语境中理解。尼娜·贝姆进而从两性关系、特别是女性对男性的态度方面,分析了霍桑作品前后主题的变化。她认为,在霍桑的早期作品中,探索了男性否定或拒绝与女性相关的本质,如温柔、幻想、直觉、爱、自我牺牲等品性而遇到的情况,而当霍桑逐渐认识到男人如何对待女人影响着女人的生活时,这一主题便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探索在男性神话压力下妇女思想的被歪曲,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妇女的处境,即“妇女生活的奴隶性”,表现了对妇女的极大的同情。

然而,霍桑并不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他也并不关心社会秩序的变革,他不相信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可能性,在这方面,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因此,他也不相信妇女运动的改革力量,尽管霍桑对当时的妇女运动非常熟悉。霍桑创作的主要时期,即《红字》、《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福古传奇》及《玉石雕像》等作品的创作阶段,正值19世纪美国女权运动高涨时期。在霍桑作为作家和外交家的生涯中,他结识了19世纪许多杰出的美国妇女,她们直接或间接地与女权运动、女权斗争、废奴运动有着关系。通过她们,霍桑了解了当时最深刻的女权主义思想,目睹了妇女为了进入一向严禁妇女进入的公众生活领域而进行的努力,这些活动是对19世纪美国妇女生活模式和无权、依附地位的挑战。霍桑的妻妹伊丽莎白·皮博迪是波士顿超验主义派的活跃分子,而且在生活、创作及学术活动方面都是当时杰出的女性之一。她写了大量的作品,也是美国第一位走上大学讲坛的女教师。在她周围聚集了当时的思想家和作家,如爱默生、朗费罗等。她更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常在自己的家里举行女权会议。她是第一位在杂志上识别出霍桑以笔名发表作品的人,并给当时的大出版商写信推荐霍桑,认为他是“美国第一位有才气的人”。伊丽莎白超越了性别给自己的局限,生活得充实、幸

福。另一位与霍桑关系密切的女性是玛格丽特·富勒，她是当时十分活跃的评论家、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她在波士顿知识界成立了美学、文学小组和沙龙，吸引了许多“超验主义者”。她的历史著作《19世纪的妇女》（1845）是美国第一部关于妇女的论述，涉及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性等问题。她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男人，也没有纯而又纯的女人。”这部作品及作者本人的生活对后来的女权主义及当时的文化界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因此，霍桑深知妇女的不幸生活、熟悉女权主义思想及其实践，霍桑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些违背女性道德的妇女，她们身上具有女权主义者或者强大女人的某些特点，这些新型的妇女形象都是强大的、异常的、背离了社会准则和妇女的天性的女性。但霍桑更主要地表现了这些新妇女命运的悲剧性，他一方面同情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但另一方面，又表现了逾越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女性对男性、对社会的威胁，暗含着对于不守规则及强大女性的恐惧。霍桑把女人的不幸、反叛，即对于女性道德和定命的违背，与她们不幸的婚姻生活联系起来。在《福谷传奇》中，霍桑总结道：妇女的女权主义思想总是与爱情的失败相关，她们并不是天生的改革者，她们既不能改变社会的秩序，也不能改变两性的定命，但由于不幸命运的压力而变成了女权主义者。《红字》中的白兰，具有强大的女人的特点，她是一个反抗者的缩影，具有神秘的力量。她嫁给了丑陋而衰老的齐灵窝斯，她的婚姻是畸形的，她与牧师相爱也因此是必然的，值得同情的，但这种非法的情感给牧师带来的却是终身的痛苦和毁灭。而作为“罪恶”之结晶的私生女珀尔，却是一个“妖女”。她是真正反叛的化身。正如作者在小说中所说，小珀尔是“从一种茂盛的罪恶的热情中开放的一朵可爱的不朽的花”。她身上蕴含着某种阴暗、狂野、多变、喜怒无常、反抗、轻浮的特质，她的叫声与不可解的巫婆的咒语极其相似。作者在对小珀尔的塑造中，无数次地运用了“妖精”、“精灵”、“巫婆”、“魔术”、“咒语”、“罪恶”、“激情”

这些术语。她身上充满着浓郁的妖气，美丽动人，天真无邪，不遵守任何的道德约束。但她的母亲白兰却把她看做上帝给她的礼物，是安慰她的天使。瓦尔特·霍伯特在《小珀尔和霍桑的女儿：文化诗学论文》中则分析了小珀尔这一形象的塑造与霍桑本人对其女儿尤娜的态度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论是小珀尔还是尤娜，都不具有霍桑所认为的女性天生的感性和同情心。霍桑曾说，尤娜不能使自己服从自然的规律，她的本质是美丽的、杰出的，但一切都是无序的。霍桑对他的女儿深感不安，这是19世纪早期在美国存在的对女孩子的教育和抚养的一种焦虑。

在19世纪的文学中，女性或者是天使，或者是妖魔。前者是道德的化身，后者则是堕落的荡妇。在《红字》中，霍桑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中，超越了传统文学中女性作为天使与妖女形象的两极分化与对立，而是将这两种气质结合于一体。海丝黛·白兰既是一个偷吃禁果的引诱者，她受到惩罚，这是一个女人最坏的惩罚，戴上通奸的标志，被钉在耻辱柱上；但她又具有天使式的女人的特点。霍桑对于女人的越轨行为表现出矛盾的态度。在这部小说中，他一方面表现了女人背离标准的异常行为给他人和自己带来的悲剧性灾难，另一方面，他又把这样的女人塑造成天使式的人物。同样，小珀尔也是被作者当做一个妖女来塑造的，但她却具有超脱尘世的非世俗特质。

《红字》集中体现了霍桑复杂的宗教思想和人性观以及他对罪与罚的独特认识。人对自身罪恶的不同态度贯穿着小说的始终。从中可以看到新英格兰的清教主义文化传统对霍桑的深刻影响。尽管霍桑在这部小说中表现了17世纪的宗教偏执和文化专制，但他并不否定“原罪”的思想，他的许多小说表现了人的罪恶以及人对罪恶的认识和态度。在《红字》中，霍桑赞扬白兰对罪的坦白与承担以及积极的服罪方式，而否定了不敢面对罪恶的丁梅斯德，但同时又否定了同样罪恶深重但以惩罚他人罪恶为目的的医生和大众。

霍桑作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其小说创作具有浓厚的

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如“天空”中红字的出现、幻觉的描写等，都使小说充满神秘色彩。同时，小说也结合了哥特式小说的某些因素，如隐藏的罪恶、阴暗变态的恶棍式人物等等。

复旦大学比较文学博士

陈晓兰

2006年4月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

主编：黄禄善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     |     |     |
|-----|-----|-----|
| 王智量 | 许光华 | 李美华 |
| 赵燮生 | 黄禄善 | 韩忠华 |
| 杜 蕾 | 李 易 | 王仙芳 |
| 金泽龙 | 沈 婧 |     |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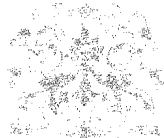
*The Scarlet Letter*



# 目录

|                    |    |
|--------------------|----|
| 第 一 章 狱门 .....     | 1  |
| 第 二 章 市场 .....     | 3  |
| 第 三 章 认出 .....     | 13 |
| 第 四 章 故人重逢 .....   | 21 |
| 第 五 章 海丝黛做针线 ..... | 27 |
| 第 六 章 珀尔 .....     | 35 |
| 第 七 章 总督家的大厅 ..... | 44 |
| 第 八 章 精灵孩与牧师 ..... | 52 |
| 第 九 章 医生 .....     | 62 |
| 第 十 章 医生与病人 .....  | 71 |
| 第 十 一 章 心灵深处 ..... | 80 |

## Contents



|       |               |     |
|-------|---------------|-----|
| 第十二章  | 牧师的不眠之夜.....  | 86  |
| 第十三章  | 海丝黛的另一面.....  | 97  |
| 第十四章  | 海丝黛与医生 .....  | 104 |
| 第十五章  | 海丝黛与珀尔 .....  | 110 |
| 第十六章  | 林间漫步 .....    | 116 |
| 第十七章  | 教区牧师和教民.....  | 121 |
| 第十八章  | 阳光灿烂.....     | 132 |
| 第十九章  | 溪边的孩子 .....   | 138 |
| 第二十章  | 迷惘中的牧师 .....  | 147 |
| 第二十一章 | 新英格兰的节日 ..... | 157 |
| 第二十二章 | 游行 .....      | 165 |
| 第二十三章 | 红字的显露 .....   | 175 |
| 第二十四章 | 尾声 .....      | 185 |

## 第一章 狱 门

一幢木制的大房子前聚集了大群的男男女女。男人们蓄着胡须，身着颜色灰暗的衣衫，头戴尖塔形的灰帽子；女人们有的裹着头巾，有的巾帽全无。这幢房子的大门由厚重的橡木制成，门上满是尖尖的铁钉。

新殖民地的缔造者们无论原先憧憬着何等高尚、幸福的理想国度，最终都会意识到要首先满足一些最基本的实际需要，于是就辟出一方处女地作公墓，另留一处建监狱。依照这一惯例，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断，波士顿的创建者们在康希尔附近建造了第一所监狱，几乎与第一块墓地的规划同样及时。这块墓地划定在伊萨·约翰逊<sup>①</sup>的属地上，就在他的坟墓周围。后来围绕着他的墓穴，又有许多坟墓集聚在古老的国王礼拜堂<sup>②</sup>内。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波士顿建成后的大约 15 至 20 年后，那座木制的监狱历经风雨与岁月的消蚀，门面显得愈加阴森、幽暗。橡木门上笨重的铁钉早已锈迹斑斑，俨然比这新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更古旧。像一切与罪行相关的事物一样，这监狱似乎从未经历过亮丽的青春时代。在这座丑陋不堪的建筑物前面，在它与街道的车辙之间有一块草地，其间全是牛蒡、蒺藜之类的毫不入眼的植物。虽然极不雅观，但却恰

---

① 波士顿早期的开拓者之一。

② 新英格兰地区第一所圣公会教堂，建于 1688 年。

恰适合于这里的土壤；正是这片土地这么早就孕育了文明社会的罪恶黑花——监狱。然而，在狱门的一侧，几乎就在门槛处，却有一丛精美绝伦的野玫瑰，于六月间尽情绽放。可以想像，犯人踏进狱门的一刻，死囚跨出狱门走向不归路的时候，玫瑰会为他们送去馨香与娇美，借以表明胸怀博大的造物者依然对他们存有温情与怜悯。

由于奇特的机缘，这玫瑰丛得以永存于历史。至于它的由来，我们无须妄加推断。也许它是在参天的松树、橡树倒落之后得见天日，顽强地生长于严酷的荒野；或者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是圣安妮·哈切森<sup>①</sup>入狱时的脚步催它破土而出，焕发生机。绚烂的玫瑰赫然绽放在监狱的门槛处；而故事也恰恰要从这幽暗、不祥的狱门开始。我们情不自禁于玫瑰丛中采摘一朵，献于读者。在讲述这个人性的脆弱与忧伤的故事时，我们希望它可以象征故事中随处可见的温馨道德之花；或者能为晦暗凄美的结尾增添些许亮色。

① 宗教领袖，因宣扬唯信仰主义，被逐出马萨诸塞，后被印第安人所杀。

## 第二章 市 场

时光回溯到两个多世纪前。一个夏日的清晨，监狱街牢房门前的草地上，挤挤挨挨地站满了波士顿的居民们；所有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扇被铁板夹紧的橡木牢门。这些人留着胡子，面容淳朴，神情严肃峻厉。对于任何别处的居民，或若干年后的新英格兰人而言，如此肃穆的神色将表明异乎寻常的大事要发生了。极有可能是某个众所周知的重犯将被处决，而这早已在意料之中，法庭的宣判不过是顺应民意而已。但对于早期严厉刻板的清教徒而言，这种阴沉严肃的表情却预示着多种可能的情形。也许是一个懒惰的契约奴，或是由父母送交官府的不孝子，要在鞭刑柱上受罚。或许是一个宣扬废弃道德律令的人，一个教友派信徒，或其他的异教徒要被鞭笞出城。或者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印第安流浪汉，喝了白人的烈酒在街上闹事，将被鞭打驱赶进漆黑的丛林。还有可能是一个像地方治安官的遗孀，性格暴虐的老希宾斯夫人那样的女巫将在绞架上受死。无论哪种情况发生，围观者都会表现出同样的庄严、凝重。对于他们而言，宗教几乎已等同于法律，这两者均已融入了他们的秉性。面对维护公共纪律的最温和与最苛刻的条令，他们怀有同样的尊崇与敬畏。因此，断头台上的犯人从这样的旁观者中只能寻求到微乎其微的同情与无动于衷的冷漠。而另一方面，现在仅仅用来惩戒某些荒唐丑行的刑罚，在那个时代却具有非同寻常的威慑力，几乎像死刑一样令人不寒而栗。就在那个夏日的清晨，正当我们故